

上市前业绩超预期：百瑞信托不良率激增300%

本报记者 陈嘉玲 郑利鹏 北京报道

继中粮信托、英大信托之后，百瑞信托曲线上市步伐加快。

日前，上市公司东方能源(000958.SZ)披露了购买资产预案。公告显示，东方能源拟作价147.5亿元收购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等5名交易对手持有的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

“蛇吞象”式收购

截至2018年底，国电资本总资产653.88亿元，净资产126.53亿元，而东方能源总资产108.11亿元，净资产26.37亿元，前者总资产是后者的6倍。

东方能源此次重组，国家电投旗下金融资产将实现整体上市，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百瑞信托借此曲线上市。

此前，上述接近百瑞信托的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东方能源资产重组一事，由股东国电资本推动，公司正积极提供协助配合。

根据东方能源最新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国家电投等持有的国电资本100%股权，预估作价147.50亿元，每股发行价格为3.58元。

公开资料显示，国电资本分别持有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4%股权、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0%股权、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50.24%股权、中电投先融期货股份有限公司44.20%股权、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6.57%股权。国电资本2017年和2018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为42.43亿元、70.0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3亿元和6.02亿元。

这是一起“蛇吞象”的交易。截至2018年底，国电资本总资产653.88亿元，净资产126.53亿元，

下简称为“国电资本”)100%股权。工商资料显示，国电资本是百瑞信托大股东，持股比例50.24%，也就是说，凭借此次收购，百瑞信托将实现曲线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时间节点，4月4日河南银保监局接连公布两项处罚决定，对百瑞信托做出共计90万元的行政处罚。

据接近百瑞信托的知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两张

而东方能源总资产108.11亿元，净资产26.37亿元，前者总资产是后者的6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预案所披露的财务数据，相较于其他金融资产，百瑞信托的盈利能力最强。截至2018年底，百瑞信托资产总额94.73亿元，负债总额82.67亿元。2017年和2018年，其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4.56亿元和12.23亿元，净利润11.23亿元和10.14亿元。

尽管2018年营收和净利有所下降，但年初百瑞信托董事长王振京曾在官方微信号称“上述业绩均已超过年度预定指标”。

百瑞信托前身为郑州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完成重新登记后更名为百瑞信托。其目前共有8名股东，前三大股东是国电资本、摩根大通和郑州市财政局，分别持股50.24%、19.99%和16.65%。

尽管有着不错的盈利能力，但百瑞信托的资本补充和竞争压力并不小。自2010年以来，百瑞信托历经多次增资扩股，目前注册资本本为40亿元。

罚单源于两年前的一项通道业务，不过并未披露具体投向及项目详情。

不过，尽管在“业绩超过预定指标”和曲线上市双重利好下，百瑞信托的房地产信托业务和信托资产不良率的潜在风险仍然值得关注。其2017年的信托风险资产达90.90亿元，且不良增长幅度330.43%，不良率1.09%远高于2017年和2018年的全行业水平。

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研究报告指出，2017~2018年信托公司综合实力排名中，百瑞信托得分分为101.54分，排名第27位，划分为行业第三梯队。该研报认为，处在行业第三梯队的公司，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大，既存在向上突破的机会，也存在沉沦或掉队的可能。

对于上市后百瑞信托的发展预期，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股东上市融资后，可以为信托公司增资，提升资本实力；上市后将给信托公司带来一定品牌效应，提高市场知名度。当然，上市后对于信托公司治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涉及重大事件需要披露，经营透明性会提升。”

此外，当前同时推进的还有英大信托曲线上市一事。在此之前，自1994年安信信托(600816.SH)、陕国投A(000563.SZ)两家信托公司上市后，五矿信托等也通过央企金融资产证券化曲线上市。此外，江苏信托、昆仑信托、爱建信托、国投泰康信托、中粮信托等也都实现了曲线上市。

地产信托业务增加

百瑞信托投向房地产业的信托资产占比连年增长。2013~2016年，投向房地产业的信托资金占比分别为13.02%、17.91%、20.98%和22.36%。

上市前夕，百瑞信托连收两张罚单。而罚单背后，需要关注的是百瑞信托近年来“快跑”过程中的风险资产和不良的增长幅度。

4月4日，河南银保监局接连公布豫银保监罚决字〔2019〕6号、7号两条处罚决定，对百瑞信托作出共计90万元的行政处罚。据了解，这是百瑞信托自2002年完成重新登记以来的首度受罚。

公告显示，百瑞信托存在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违

的情况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等问题，本报记者向百瑞信托发送了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

尽管被罚的是通道业务，在多家信托公司猛冲通道业务的近几年里，百瑞信托表现却较为稳定。截至2018年底，百瑞信托管理信托规模为1847亿元，而2015年底、2016年底和2017年底这一数据分别为1581.77亿元、1650.32亿元和1711.64亿元。同时，其2015~

针对上述违规项目的资金是否亦是投向房地产业，前述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否认，但并未透露项目的具体投向。

从信托资产运用来看，2017年百瑞信托投向房地产业的信托资金为510.35亿元，占比28.95%。另外，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金为36.62亿元，占比20.46%；投向实业的信托资金为313.22亿元，占比17.77%。

同时，百瑞信托投向房地产业的信托资产占比连年增长。2013~2016年，投向房地产业的信托资金占比分别为13.02%、17.91%、20.98%和22.36%。至于2018年是否持续增加，投向地产的信托规模多大，百瑞信托暂未向本报记者披露该项数据。

百瑞信托不良大幅增长3倍更是尤为值得关注。2017年末百瑞信托的信用风险资产为90.90亿元，同比增长51.63%；不良合计0.99亿元，同比增长330.43%；不良率为1.09%，较2016年的0.38%上升0.71%。

而2017年全行业的不良率水平为0.50%，较2016年年末的0.58%下降0.08个百分点。2018年信托行业不良率增长较为明显，但百瑞信托2017年末的不良率就已超过2018年的全行业水平。2018年末，信托行业风险项目个数为872个，信托资产风险率(不良率)为0.98%。

尽管百瑞信托最新的信用风险资产规模和不良率暂未可知，但在频频“爆雷”的2018年里，百瑞信托“踩雷”了东方金钰、神舟长城等上市公司项目。

百瑞信托投向房地产业信托资金及不良率情况(2013~2017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信托资金	148.77	248.1	331.87	369.09	510.35
占比	13.02%	17.91%	20.98%	22.36%	28.59%
不良率	2.89%	1.81%	0.75%	0.38%	1.09%

数据来源：百瑞信托年报 制表：陈嘉玲

法事实，依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第七条，对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罚款50万元。

同时，由于百瑞信托存在“管理信托财产不审慎”违规事实，依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对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做出罚款40万元的处罚决定。

前述知情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两项处罚都是由于一个银信合作的单一资金的通道项目，这个项目是两年前成立的，目前已经清算完毕。

就该处罚的具体事实、项目

2017年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呈现收缩稳定的态势，分别为762.71亿元、668.96亿元和718.75亿元。

相比较而言，更受关注的是百瑞信托的房地产信托。市场对百瑞信托房地产信托有过质疑的声音。

今年2月，百瑞信托通过设立信托计划并以信托资金收购合作方49%股权的方式，与港股上市公司朗诗绿色集团(00106.HK)全资附属公司西安朗诗铭合作开发一项地块。该项目被质疑或不符合“四证齐全、30%自有资金投入、开发商有二级开发资质”的“432”条件，合作方自2013年上市以来深陷业主维权漩涡。

高管变动季：谁在掌管23万亿信托资产？

本报记者 陈嘉玲 郑利鹏 北京报道

3月的最后一周里，三家信托公司高管出现变动。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自2019年来，包括华能信托、建信信托等在内的9家信托公司，其董事长、总经理(总裁)职位发生变动。

28家信托公司高管变动

今年以来，信托公司高管变动延续了2017年的热度。

《中国经营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仅3月份至今，渤海信托董事长成小云、华能信托总经理孙磊、建信信托总裁孙庆文、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四位信托高管履新。

此外，2月份出现变动的还有：国民信托董事长肖鹰任职资格获批，接替原董事长杨小阳；交银国际信托原副总裁李依贫升任总裁。

另外，2019年1月8日，华宸信托公司干部大会上提名田跃勇任华宸信托公司董事长、晋军任总经理。1月16日，浙商金汇信托余艳梅的董事长任职资格获批。山西信托1月29日公告披露公司董事长刘叔肆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由副总经理雷淑俊代行总经理职责。

事实上，2018年信托高管的人事变动屡见不鲜，主要表现为“一二把手”董事长、总经理(总裁)更替频繁。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了银保监会公开信息及68家信托公司公告获悉，2018年内，共有28家信托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人事变动，超过行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涉及董事长变动的13家，如建信信托、交银国际信托等；总经理变动的17家，如长安信托、中建投信托等。此外，如中海信托、山东信托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均现变动。

事实上，信托业正处于转型的深度期，严监管和转型压力是信托

此外，2018年内共有28家信托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人事变动，超过行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为22.7万亿元。目前是哪些高管在掌管这22.7万亿元资产？

据本报记者梳理，在信托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中，不少人除信托背景外，还有银行、券商、基金从业经历。此外，也有部分高管曾在原银保监会、银监局等监管部门任职。

目前来看，信托业正处于转型的深度期，严监管和转型压力是信

托公司高管变动的主因。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信托公司需要懂信托、懂资管和财富管理的高管，深刻理解行业发展规律，能够敢于突破，适时进行战略变革的领导，能够充分利用信托制度为实体经济以及投资者做好服务。”

偏好金融和监管背景

尽管在“压降通道业务”背景下，2018年信托资产规模下降至22.7万亿元，比年初下降3.54万亿元。但实际上，在2011~2016年的6年间，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从3万亿元大幅增加至20万亿元，连续成为仅次于银行理财的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

在延续2018年高管频繁更迭的背景下，到底是谁在掌管这22.7万亿元资产，他们将给信托业转型和公司业绩带来什么？目前多数信托公司均透过年报、公告等形式披露了公司高管信息，由此信托“掌门人”及其从业背景得以呈现。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了68家信托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的履历发现，在信托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中，不少人除了信托背景外，还有银行、券商、基金从业经历，此外，也有部分高管曾在原银保监会、银监局等监管部门任职。

统计数据显示，在68家信托公司的128位董事长和总经理(总裁)中，有银行背景的近40人，有过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从业经历的分别为25人、12人和12人。此外，部分高管还有期货公司、金控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其他实业公司的从业经历。

其中，在近40位有银行背景的信托高管中，不少“银行系”信托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均有过银行经验，诸如交银国际信托、建信信托、兴业信托等。交银国际信托董事长童学卫曾历任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国际部总经理、宁波分行副行长、总行公司部副总经理，总裁李依贫曾任交通银行武汉分行支行行长助理、武汉分行公司业务部高级经理等职务。建信信托新任总裁孙庆文自2017年2月始担任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

部分信托公司高管从业背景情况										
信托公司	职务	姓名	监管	银行	信托	保险	基金	证券	期货	其他
渤海信托	董事长	成小云		√		√				
	总裁	马建军			√					
华能信托	董事长	田军		√	√			√		
	总经理	孙磊			√					√
建信信托	董事长	王宝魁		√	√					
	总裁	孙庆文		√						
国民信托	董事长	肖鹰	√		√					
	总经理	石俊志		√						√
交银国际信托	董事长	童学卫		√						
	总裁	李依贫		√	√					
华宸信托	董事长	田跃勇(提名)	√	√						
	总经理	晋军(提名)			√					
浙金信托	董事长	余艳梅			√					√
	总经理	战伟宏	√		√					
山西信托	董事长	刘叔肆			√		√			
	总经理	雷淑俊			√					
云南信托	董事长	甘煜	√	√						
	总经理	舒广			√					

备注：上述信托公司均在2019年出现高管变动。

公司高管变动的主因。而据记者梳理和多位受访信托行业人士提到，信托高管人事变动原因主要包括：服从于股东的战略意图和要求的正常调动、个人出于各种原因的跳槽以及正常人事更迭等。其中，正常更迭占比较高，包括到龄退休、股东集团内部调动、公司内部升任等。

2018年上任的高管中，由信托公司内部提拔的不在少数。比如，中铁信托总经理陈赤曾任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吉林信托董事长邵文曾担任总经理，苏州信托董事长沈光俊曾担任总裁，建信信托董事长王宝魁此前曾在建行系统工作多年，并担任过建信信托副总裁、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等

职务。再如近期履新的华能信托总经理孙磊，曾是分管中后台的领导，担任过副总经理等。

此外，还有上任部分高管来自母公司或控股股东，有长城新盛信托董事长由长城资产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王文兵兼任，中粮信托总经理此前一直担任中粮期货总经理一职，华宝信托董事长来自股东华宝投资。

袁吉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信托公司高管变动有多个原因，诸如实际控制人系统内部各经营单位的调换、个人原因或原有高管正常退休后的交替等，一般外部因素较小，更多是内部因素。”

另外，一位华南地区的信托行业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集团调

动更多体现集团、股东的要求，而个人跳槽则更多可能是市场化的考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信托公司频繁“换帅”背后，还可能存在着股东变动、业绩下滑等因素。比如，四年换四任董事长的华融信托，2018年8月，中国华融(2799.HK)曾建议免去沈易明华融信托董事长、法人职务，改任总经理级干部，专门负责信托公司风险化解和处置相关工作。与此同时，近两年内，华融信托多个项目“踩雷”，涉及亿阳信通、中弘股份等公司。(详见2018年8月6日《中国经营报》总第2270期B7版报道《华融信托频繁换帅背后：信托业务兑付承压》)